

文水掌柜赋

□ 梁大智

汾河汤汤，贯三晋而润沃土；吕梁巍巍，镇西陲而毓灵秀。文水古称大梁，地接祁平之壤，襟带汾川之流，商脉肇自隋末，绵延千载而不衰。昔者武公士纘，起于寒微，操豆腐之业，营木运之资，积跬步以成丘山。值隋解解，龙战于野，公慧眼识真主，攀附李渊之龙旗；智略佐兴王，筹策太原之起兵。暗刻兵符以肃军纪，秘草宣言以正名分，积粮草于仓廩，供甲兵于疆场，勋列“太原元谋功臣”之榜。既而官商合璧，擢工部尚书，都督十二州诸军事。荣追孝明高皇，诞就女帝之光。文水商风，自兹而盛。

考诸宣统《文水县志》，民谚有云“八人其一经商”，盖言世风崇尚，逐利四方。文水掌柜，志在寰宇，敢拓洪荒；走西口越杀虎关，踏戈壁而通蒙疆；过东口抵张库道，穿朔漠而连燕赵。上京津则踞

鲜果之肆，货通都邑；闯关东则辟榛莽之地，利薄边荒。跑西路则连缀甘陕，驼铃摇曳边关月；下武汉则汇纳长江，帆影载来楚地春。足迹所至，商埠林立；贸迁有无，贾道昭彰。

当晋商雄起之世，寰宇扬其威名，文水地处核心，掌柜俊彦辈出，实为中流砥柱。祁平遥之票号钱庄，乔渠家之深宅大院，多有文水贤才执掌权衡，擘画商途。北齐刘九锡，为乔家万川汇票号首掌，三子承业，分掌汉沪祁县诸庄，运筹帷幄，汇通天下；马家堡马桂成，乃大盛魁商号带股良将，张家口畔，商旗猎猎，驼队络绎，货通蒙俄。京城干果行，数百店铺皆文水商贾所营；同业公会应时而立，陈刘柳李共议规章，联手谊而固商盟。道光年间，合聚永始创；咸丰之际，阜丰永继起；光绪之朝，协纯庆肇基；民国之时，长慎和、钜源泰呈祥。

资本逐扩，盈余日丰，京津沪陕设常驻之棧，榆介孝灵置代办之铺。存放汇兑兼营粮棉，金银买卖涉乎农商。县内首开农工银行，纸币流通乡野，品类冠绝三晋，七百余种载诸史册，“文水现象”昭然天下。

若夫商界翘楚，代有其人。武福桂，金融巨擘，任省银行营业部主任，钜源泰票号赖其柱石，汇水价差聚其财囊；周世衡，钱庄名宿，东西辉映，美誉远播乡邦。杨若武，木匠翘楚，乔家雕梁、渠家管事，提携乡邻赴工忙；段起祥，日昇昌带股掌舵，执掌算盘定乾坤；段子楷，铁算盘之称，一掌经技惊四方，珠算声中藏玄机。张体温驰骋内蒙，张跃坐镇海拉尔，酒坊商号齐兴旺，货流遍于塞北；武开基凉州筑城，“武威”字号遍街巷。梁春财主，躬行节俭，高粱黑霉充行囊，四

合院内俭德藏；贾公世鹏，乐善好施，丁戊奇荒开粥厂，马拉轿车济乡党。成廷璽深耕茶路，茶地道来入厚道，砖茶远销俄蒙疆；南庄贾张诸氏，闯荡京津津库伦，晋通站内运骸骨，故土情深永不忘。

农村商业，盛极一时。清末民初，坐商四百余户，资本七十万银圆，从业逾两千之众。粮店花棧鳞次栉比，钱行当铺遍布村乡，辅币流通，惠及邻里；土布年产五千匹，葡萄酒产量冠三晋。秧歌戏里唱商情，声韵载智传四方。

大院巍峨，飞檐斗拱，凝聚乡愁过住，镌刻岁月沧桑；走西口之坚韧，守诚信之纲常，团结互助之美德，经营有方之智光，皆融于商风民俗，代代相传。

嗟夫！文水掌柜，非独逐利之贾，实乃家国之梁。承晋商“诚信为本、义利相兼”之精神，拓时代“贸迁有无、惠泽四方”之新章。其行也，吃苦耐劳，百折不挠，踏遍千山万水；其志也，团结互助，共度风霜，凝聚千军万马；其德也，诚信为基，义利相彰，赢得千誉万赞。古宅静默，窖藏岁月之醇香；掌柜文化，铸就文水之荣光。

今逢盛世，商脉永续，精神不灭。文水儿女，承先辈之遗志，秉诚信之初心，拓商海之新途。愿以掌柜之智、晋商之魂，继往开来，再谱华章。文水商风，光耀千古；掌柜精神，永昭后世！



望佛
□ 周文海

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护国灵岩寺，位于汾阳市杏花村西村西北隅。1934年，林徽因先生和丈夫梁思成双双来到这座千年古刹考察。林徽因仰头凝望药师七佛塔前的低头铁佛，梁思成用相机抓拍了这一幅意味深长的黑白照片。

轻轻地
伊从再别康桥的吟哦中走来
轻轻地
伊走进汾阳杏花村一隅
氤氲南北朝迷雾的护国灵岩寺
轻轻地
伊身姿单薄倚在佛丰腴的膝上
任古刹微风吹动一缕秀发
轻轻地
佛慈悲垂顾
慰藉一个民国母性温馨的灵魂
还有那才情满满和忧伤淡淡
伊仰望的眼睛好似被盈盈泪光浸润
不去思绪向着青草更青处漫溯
没有缠绵西天的云彩飘向何方
只是虔敬凝视
明眸温婉无声试问
嘴唇微启默然期许
佛知道伊心有灵犀
伊神会梵音禅意
觉悟一树一树的花开

悄悄地
托去佛膝上那一抹薄薄的红尘
让爱更爱
让暖更暖
让希望圆满希望
悄悄地
轻移微步灵动衣袂飘逸
回到伊人间的四月天
再过百年千年万年
那幅静默的相片
正如灵岩寺不染不妖的白莲
香远益清

高粱红了(外一首)

□ 李三处

高粱红了
高粱红了
黄土地上涌起弥天大潮
共和国七十六岁的坚贞
在这漫山遍野的火炬中
升起民族血染的骄傲

呵，西部在成熟
高原在喧阗
那风风雨雨追赶阳光的日子
在某一个瞬间
化作血与火凝练的狂涛

问青山落地长草的善良
问黄河洪波拍岸的自豪
问黄牛孺子身牵引的犁铧
问母亲弯腰收割的镰刀
真理在孤独中光明磊落
正义在迷雾中光华闪耀

呵，放开喉咙高唱一声
祖国你好
总觉得回肠荡气 红日破晓
高粱红了
高粱红了

白马仙洞

无限的幻想
深藏于千年的对峙
掐指算来
已没有什么可以忘记

乳石垂吊着
多少有点朦胧了
像一点戏剧晚会
生旦净末丑
把所有的油彩
都涂上了天幕
让观众欣赏
不用化妆的节目

传说中的白马
驰过了烟雨飘飞的洞峡
在粉红色的曲调里
讲述着一个
大山编撰的故事

只有那不甘寂寞的山泉
用湿淋淋的手指
碾碎一串串
靛蓝色的珍珠
涂抹自己的睫毛

无法言说(外一首)

□ 李峰

园子里，工人们正在抽走池子里的水，正在清理草坪上的落叶。一个小男孩，在秋千椅上荡了一会儿，就不见了。秋风中，那个空椅子，还在摇来摆去，像是在运送时光，又像是在安慰秋天如空椅子一样的，还有树上的那个鸟巢，鸟儿不见了只能听到风吹落叶的声音。偶尔，也会落下一片羽毛，被风推来推去，像鸟巢的一件遗物。一个人在一条铺满黄叶的小径上，走来走去，头顶上，浓荫蔽蔽的树冠，不见了；树枝上的灰喜鹊和麻雀也不见了。渐渐逼近的风声，像小男孩走丢的哭声

立冬后，昼短夜长。长夜里的梦，忽隐忽现，无法言说

意义

身心疲惫时，我停住脚步，死死地
盯着三五只麻雀，在地上啄食。它们一边
左顾右盼，一边快速啄食。假如我一靠近
它们就会很快散开、起飞。这三五只麻雀
无法身心疲惫，是因为它们还没有那种身份
过街天桥上，长年有一对夫妻，跪在那里
一边卖唱，一边乞讨。风很大的时候，那歌声
就有些颤抖，听起来，像嚎啕，也像祷告
有时候，能听到一枚硬币的声音，像一个响头
两眼也疲惫时，就看到大街上，人们在匆匆忙忙
赶路。公交车和小轿车，也在匆匆忙忙赶路
树上落下的枯叶，也在匆匆忙忙赶路。残疾人
拄着双拐，坐着轮椅，也在匆匆忙忙赶路。头顶的太阳
也在匆匆忙忙赶路。风，也在匆匆忙忙赶路

这么多的疲惫，这么多的匆匆忙忙。有身份的和没身份的
都在赶路。我不能靠近他们，否则，他们会迷失方向

你好微型诗

□ 吕世豪

历史	不一定你就是鲜活之人 更不能说就是伟人
历史所以一再被誊抄 是因为历史一再被改写	瓷器
兵马俑	一生的等待 都是为着一次 锋利的碎裂
土是土了点 但千年的风吹雨打 并没让他们倒下	剖析人
烛光吟	在讨厌你的人群中 肯定有人想成为你自己
与烛光站在一起	只是学不会而已

莲花池的美

□ 王旭昊

有人喜爱巍峨耸立的泰山，有人偏爱风光秀丽的西湖，还有人钟情于广袤无垠的西华镇，可我最心仪的是风景如画的莲花池。

晨曦初露，莲花池像一位轻纱遮面的仙子，池面十分平静，犹如一面尚未打磨的镜子。微风阵阵，泛起层层涟漪，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银光闪闪，像银龙身上的鳞片。

莲花池的美不光在于池水，最美的要数里面的荷花与荷叶了。荷叶又绿又大，像翡翠做的玉盘，荷花有的是花骨朵，像一支支笔一样插在水中，谱写着夏日的诗歌，有的半开半合，好像在积蓄力量，准备一展芳华，有的完全盛开，露出淡淡黄色的花蕊，像一个小姑娘，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整个池塘一望无边，正如杨万里诗中所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不远处是鸽子的栖息地，成百上千只鸽子在这里生活，都是人工喂养长大的，有的在天空自由飞行，有的炫耀着自己优雅的身姿，有的三五成群地聊天，非常自在。

夜晚，莲花池公园渐渐热闹起来，喷泉与光交织，让离石的夜晚变得绚丽多彩，喷泉有的像利剑直冲云霄，有的如小草左右摇摆，灯光照得整个场面五颜六色，画家大笔一挥，记录下这美不胜收的景色，年轻人在一旁看得十分入迷，小孩在一旁玩耍。灯，水，人组成了一幅完美无瑕的景色。

无论白天风景如画，还是夜晚多姿多彩，莲花池都是最美，最让人流连忘返的。



李够梅 摄

三川河

吃烧山药蛋

□ 常捍江

嫌叔没搂抱干柴，只拖回火炕前一根枯死的松树枝做烧火棍。我们围着九嫌叔，舍不得走开，主要是想继续察看九嫌叔可能把酒藏在什么地方。就听见生产队长吼喊说，你们几个，不想要工分，不想要鉴定书啦！声音里夹带着斥责。我们晓得，生产队长是要我们各就各位劳动呢。暗自惊讶：不要我们察看九嫌叔带酒没带酒了？虽然十二分不情愿，还是小步慢跑，一步一回头，回到岗位上。我们今天的岗位是，跟在大人们身后捡山药蛋。大人们为赶路，挥鞭头刨山药蛋，刨出一窝，不弯腰，不用手拨拉，只用鞭头，连土带山药蛋和山药蛋枯苗，往外勾、甩。勾、甩罢，就开始刨下一窝。我们说是捡山药蛋，实际是在浮土里，山药蛋枯苗间，寻找山药蛋。

正捡得忙急呢，就闻到一股奇异清香：像正炖一大铁锅牛羊肉；又炖一大铁锅大枣；又炖一大铁锅苹果——香气汇聚，就是那香气。一道浓烟，遮天蔽日，顺地塄往地塄上面另一块山药蛋地里旋转、翻滚。火焰烧黑污一大片天空，也烧黑污九嫌叔脸颊，尤其，烧黑污九嫌叔眉毛，头发，一双眼睛。太阳光底下，脸颊，眉毛，头发，眼睛，都闪跳蓝光，紫光。当时就推想：父亲所说遂皇——燧人氏发明火那阵，或许就是这模样！

太阳偏西时分，社员们开始吃烧山药蛋。各家父母，带各家儿女们，也带自制调料：鲜辣椒泥，鲜蒜泥，鲜大蒜泥。当然，也有人带咸菜。大多数人家，都带鲜大蒜泥。大蒜，学名，薤白。春夏秋三季，小山村野外，到处有。随便打发一个小孩出去，五分钟不到，就能刨回一大包。去根，带叶洗净，捣碎呈泥状，加盐，加菜籽油，加几滴白酒。那一个香，从头顶到脚跟，滋润透。装一只小木罐，或桦树皮小罐，罐口封严。一家人围聚在一起，用一只小箩头，把黑乎乎烧山药蛋放进去，左摇，右晃，或转圈儿晃摇。黑乎乎烧山药蛋表皮上黑皮屑，从小罗头底缝隙筛落，斑斑驳驳裸露出黄乎乎内皮。内皮硬脆，溢奇清香。就是刚点火时，我们闻到的那一种清香。需要说明一下，往开掰脆皮不可性急：左手五指竖起，把烧山药蛋轻托起，右手食指中指拇指，从轻托着的烧山药蛋顶部开掰。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圈一小圈，细致掰。先掰下一小块，放唇齿间慢慢嚼，清香，携粉嘟嘟湿润，小虫般在唇齿间游走——脆皮掰下去一半，就不掰了。装鲜大蒜泥的小木罐或桦树皮小罐口早打开，罐口摆一把指肚大小小木

勺。用小木勺掏一小坨鲜大蒜泥，轻轻往裸露、泛黄的烧山药蛋瓤体上抹。薄薄，匀匀，抹一层。抹妥，先小小浅浅，从烧山药蛋尖上嚼一口，不要嚼，就那样紧闭两片被烧山药蛋黑皮染黑的黑唇，清晰觉着瓤体在舌尖上稀释，融化。同时一股奇异清香，携粉嘟嘟湿润，又小虫般由鼻孔直窜上脑顶。啊，黑唇，只有清香，和粉嘟嘟湿润，没有烧山药蛋瓤体了。没咽过，已咽了。

对面山坡上突然有男人野声野气吼唱：想亲亲想得我肚肚里空，你们些吃烧山药蛋，我吃风婆婆头发梢上圪针针。风婆婆嫌我酒后下口重，丢进我嘴里一把沙土带羊粪蛋——

对面山坡上荆棘丛里，众多白晃晃小绵羊小绵羊移动。生产队长突然向九嫌叔这边吸气，挺一张黑嘴唇说，九嫌，你又喝酒啦？七八十张黑嘴，都往九嫌叔这边看。黑嘴一旦说话，就呈大小不定黑圆圈。一时小圆圈，一时大圆圈；一时小满月圆，一时大满月圆。一个小姑娘看黑嘴看得入迷，没忍住，啾咕一声笑，急忙捂嘴，把脸也捂黑。我们十几个小少年一起笑起来。父母们纷纷举起小木罐和桦树皮小罐说，不是九嫌喝酒，是我家小蒜泥里兑白酒了。或者说，不是九嫌喝酒，是我家辣椒泥里兑白酒了。

生产队长走进人堆，照九嫌叔屁股上踢一脚，抢走九嫌叔怀间的桦树皮小罐。里面小蒜泥里，水晶晶有酒。九嫌叔吃烧山药蛋，配水晶晶有酒的小蒜泥，也不算是喝酒。一张脸，刚出火堆的烧山药蛋般黑糊。一双黑手，急慌慌到脸前猛抓，什么也没抓到，桦树皮小罐早已近生产队长黑唇，又飞近另一个社员黑唇，眨眼间就空了。生产队长罐口朝下高举，指点九嫌叔说，从今起，我总搜查你，搜查带酒吃食，就分给众人吸溜！

九嫌叔笑笑，笑脸荷载黑唇，白牙，红眼睛，一起往生产队长目光里飞翔。半道，跌落进人群里一串话：从昨夜起，我只吃黑夜饭时喝几小盅酒。不影响我黑夜睡觉，不影响第二天参加农业社劳动。明天，我只带小蒜泥，不往进添加一滴酒，你想吸溜，吸溜不上酒了。

笑声四起。众多黑唇，白牙，红眼睛，在阳光底下，斑斓，炫目。我们十几个小少年心底，都像突然丢失了几毛钱一般空落落：把生产队给鉴定“劳动表现好”的一个机会，稀里糊涂就失落了。有一个小伙伴居然悄悄抹眼泪。